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六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李陽樾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_臣汪日贊

騰錄監生_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五

宋 程公說 撰

衛世本第二

定公

獻公

殤公

獻公後

襄公

靈公

出公

莊公

公子起

出公後

定公

謚法純行
不爽曰定

名臧穆公子成二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十四年卒在位十二年

成公經三年春王正月辛亥葬衛穆公

無傳

經六年春二月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六年春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侵宋師于鍼衛人

不保

不守備

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

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

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經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

晉反戚焉

戚林父邑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

經十有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冬十月庚寅衛

侯臧卒

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欲歸之

定公不可

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

見而復之

復林父位

秋九月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

定公妻

之子衎以為太子

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

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

主社稷

鱗衎之母弟

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

重器於衛盡寘諸戚

文子邑

而甚善晉大夫

備亂起以為援

獻公 諡法聰明
睿智曰獻

名衍定公子成十四年嗣立明年
改元十八年襄之十四年出奔齊

成公經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無傳

傳十六年夏四月衛侯伐鄭至于鳴雁為晉故也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

襄公經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經七年秋季孫宿如衛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七年冬十月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
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
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
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

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為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

傳十年夏楚子囊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

皇戌子

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兆辭曰兆

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

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蒯孫林父子

經十有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 冬季孫宿會

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

盱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

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

文子之子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

巧言之卒章

巧言卒章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上邑以喻文子居河上

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

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

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恐孫蒯不解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

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

子也

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

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

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

言逐君更立未
知當差否

遂行從

近闕出公使子驕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

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

衛地音縮

使子行於孫

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

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

孫丁二子佗追公公孫丁御公為公子魚差曰射為背

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

我則遠矣乃反之反欲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

臂

藺敏修曰左氏所書之事與孟子異所聞異辭疑以傳疑可也左氏所取之義與孟子反不辭而闕之豈知師道之貴哉孟子曰我不忍以夫子之道

反害夫子左氏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夫事其父以及其祖天下所共知也今日吾知有父而已不知其他則孰不指為害恩義賊名教之人哉

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

公適母

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鄉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

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中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

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

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
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
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群臣
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
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
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
歸乎 齊人以邾寄衛侯 齊所滅 及其復也以邾糧歸

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以其從君故

辭曰余不

說初矣

言初從君非說之不獲已耳

余狐裘而羔袖

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

乃

赦之衛人立公孫剽

穆公孫

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

諸侯衛人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

晉樂太師子野

侍於晉侯

悼公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
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
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
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
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
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
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

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
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狗
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
縱音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晉侯問衛故於中
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剽已立伐之未可
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

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 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殤公

謚法短折不成曰殤

名剽定公弟襄十四年文子等既逐獻公乃立剽明年改元至二十六年遇弑獻公復入在位十二年

襄公經十有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浞梁

殤公始會諸侯詳見晉

傳十七年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經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

留為曹故也

經十有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十九年冬衛石共子卒買悼子不哀惡孔成子曰是

謂慶其本必不有其宗

為二十八年
石惡出奔傳

傳二十年冬衛甯惠子疾召悼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

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

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

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傳二十一年冬會于商任衛侯不敬叔向曰衛君必不

免

經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衛侯行

傳二十五年晉侯使魏舒宛役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

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秋

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 冬十二月衛獻公自夷儀使

與甯喜言

求復國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嗚呼詩所

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後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

之可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

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夏公會晉人
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秋晉人執衛甯喜

傳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為于偽切辭敬

如強命之敬如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

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國甯喜

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不

獲命於敬如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
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

入十四年孫氏逐獻公瑗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

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殺剽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

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寗喜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

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

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

不過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亡出

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二月庚寅寗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

伯國傷孫甯子出舍於郊欲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

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衛及大子角剽

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

晉以邑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

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

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搖其頭言

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

行驕心易生

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檀弓下曰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

可乎弗果班

衛人侵戚東鄙

林父叛故

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

戚東鄙

殖綽

齊人奔衛

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

厲之不如

厲惡鬼

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

晉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 六月公會晉

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

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

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討其弑君伐孫氏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

囚之於士弱氏

晉主獄大夫

秋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

侯兼享之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為盟主今為

臣執君若之何

謂晉為林父執衛侯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

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

言殺晉戍三百人不以林父故

國

子賦轡之柔矣

詩逸

子展賦將仲子兮

言衛侯雖有罪而人謂晉為臣執君

晉侯乃許歸衛侯

冬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

衛侯

獻公後

前在位十八年在外十二年復歸三年
襄二十九年卒前後共在位二十一年

襄公經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
出奔晉

傳二十七年春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
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
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音預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
出時

公孫臣之父
為孫氏所殺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

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

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為明年石惡奔傳

子鮮曰

逐我者出

謂孫林父

納我者死

謂寤喜

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

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

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

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

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

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

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不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
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經二十有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經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 秋九月葬衛

獻公傳

傳二十九年夏六月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鮒

音秋

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
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
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獻公卒未葬

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聞義能改

襄公

諡法辟土有德曰襄

名惡獻公子襄二十九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七年卒在位九年

襄公傳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

楚宋之盟故也

昭公傳二年春晉韓宣子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

文子賦淇澳

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宣子賦木瓜

欲厚報以為好

經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冬十有二月癸亥葬

衛襄公

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士文伯白其大咎

其衛君乎

詳見晉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

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

納孫林父

地故諸侯貳詩曰鴝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

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

今又不禮於衛之嗣

新君

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

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衛齊惡

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圍

亞圉

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

人媯

音烏合

始切 生孟縶孔成子

鉏

夢康叔謂已立元

孟縶

弟夢時元未生

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

羈烝鉏子苟史朝子

史朝亦

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

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

歲

在二年

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

跛也 孔

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

震下

坎上

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

比

坤下坎上 初九爻

變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成子曰非

長之謂乎謂年長非元名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

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

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二卦皆云再得屯卦皆有建侯之文子

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

從何為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

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

孔成子立靈公 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靈公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元襄公子昭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二年卒在位四十二年

昭公傳十二年夏衛侯如晉朝嗣君也 晉昭新立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見鄭

經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傳二十年衛公孟縶 靈公兄 狎齊豹 惡之子為司寇 奪之司寇與

郵豹 邑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 貞子 褚師圃

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 靈公適母 懼而欲作亂故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 初齊豹見薦達也

賢遍切

宗魯於公孟為駮乘焉為公孟駮乘 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

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

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

丙辰衛侯靈公 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 齊

祭也

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 使祝鼂烏媯切 寘戈於車

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亦如前車寘戈於薪尋其後

使華齊

御公孟宗魯駟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

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駟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

駟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

遂從

才用切下注同

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

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

踰郭公出

如死鳥析

星厯切

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

青子石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齊景公曰猶在竟

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將事辭曰亡人

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

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使比衛臣下臣不敢貳主人

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

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

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已故貴其物賓將擗行夜側尤

切又祖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

侯切

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

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

親執鐸終夕與於燎

設大燎以備守

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

北宮喜也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

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

喜本與齊氏同謀故公先與喜盟

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

玉霄子高魴出奔晉

皆齊氏黨

閏月戊辰殺宣姜

與公子朝通謀故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滅齊氏故

賜析朱鉏謚曰成子

從宵

公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故傳終言之

衛侯告寧于

齊且言子石

言其有禮

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

教也

喜青敬衛侯

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

于先王琴張

名聿字子開

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

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君子不食姦

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

不受亂

許豹行事是受亂

不為利

疚於回不以回待人

以周事豹是蓋不義

不犯非禮

以

心事繁
是非禮

定公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名陵將會衛子

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

嘖至也音

責其使祝佗從

魚子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

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

共二職音恭

徼

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

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

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臯鼬將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歆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

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

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

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

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

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

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彛

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分康叔

衛之以大輅少帛雜帛績茂大赤取染草名也績七見切旃旌大呂鐘名

商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

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

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周公弟司

空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

周索分唐叔晉祖以大輅密須之鼓闕鞶甲名姑洗鐘名懷姓

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

憇間王室

憇音忌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蔡蔡上素達及下如

字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

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

官豈尚年哉

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

曹文之昭也

文王子

晉

武之穆也

武王子

曹為伯甸非尚年也

以伯爵居甸服言小

今將尚

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

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

文

公魯申

僖

衛

武

叔

蔡申午

莊

鄭捷

文

齊潘

昭

宋王臣

成

莒期

茲

丕

藏

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

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經七年秋齊侯

景

鄭伯

獻

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

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即沙

經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九月季孫

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傳八年夏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

自會魯于瓦還就衛盟

趙簡子

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

涉佗成何曰

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尊者泄牛耳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

焉得視諸侯將敵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

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

寡人從焉

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

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

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

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

欲以激怒國人

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

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

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

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侵鄭

遂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魯為晉討衛

經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

為衛討晉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

龜焦兆不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齊侯致糕媚杏於衛

三邑皆齊西界詳見齊

經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

于安甫

無傳

傳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初衛侯伐邯鄲午

晉大夫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及晉圍衛午以徒

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
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

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

拔衛侯手

於是執涉佗以

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

此之謂棄禮必不鈞

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經十有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

於列

未出曹竟

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

厲寧為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
伐小國何在空猛

經十有三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無傳

傳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欲令公
臨其家退

見史鮒而告之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

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鮒曰無害子臣可以免

言執
臣禮

富而能臣必免

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

文子
之子

富而不驕者鮮吾

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

黨靈公夫人南子

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檀弓下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

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

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

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

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

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

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

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

子貞惠文子

後不言貞惠者
文足以兼之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夏衛

北宮結來奔 秋衛世子蒯聩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

鄭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

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秋衛侯靈為夫

人南子召宋朝宋公子舊會于洮太子蒯聩獻孟于齊

過宋野孟邑名就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

會獻之

殺妻豬求子豬以喻南子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切陽速曰

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

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

見太子色變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

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

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

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

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劉敞曰左氏敘蒯瞶事曰蒯瞶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出奔宋予謂蒯瞶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瞶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瞶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淫則啼而走言太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戍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

逐蒯聵矣此其真也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

哀公經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晉趙鞅帥師納衛

世子蒯聵于戚

冬十月葬衛靈公

無傳七月而葬緩

傳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

靈公子郢

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

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

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

言當以臨沒為正

且亡人之子輒在

蒯賸之子出公

乃立輒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

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

始發喪之服

八人衰

經偽自衛逆者

欲為衛人逆故衰經

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胡安國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

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今趙鞅帥師以蒯賸

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賸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

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賾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靈公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賾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賾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

之爭可乎故特係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出公

沈約謚法出字有謚人無謚法

名輒靈公孫太子蒯聵子哀二年嗣立明年改元十二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明年孔悝納蒯聵出公奔魯

哀公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經五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傳見晉

經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傳七年春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五年伐衛至今不服

經十年夏五月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無傳

經十有一年冬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

即齊初疾娶于宋子朝人

在衛為大夫

其娣嬖子朝出

出奔

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

人奪之軒以獻

以獻於君

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弟使室

孔姑

孔文子疾妻

疾臣向魘

魘為宋向魘臣

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

公求珠魘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

在十四年

城鉏人攻太

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鄭葬於少禘

言其失所

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

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

悼子

之甥悼子亡衛人剪夏戊

剪削爵邑

經十有二年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傳十二年吳徵會于衛

初衛人殺吳行人且

子餘姚切

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
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
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瘞無
不噬也而况大國乎 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
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
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

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乃且切子盍

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

吳以賂

語及衛故太宰詬曰寡君

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

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

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音臚

下同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

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

詬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

效吳言

子之

公孫彌年

尚幼曰

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出公

輒後卒死於越

經十有三年夏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無傳

傳十五年衛孔圉

文子

取太子蒯聵之姊

伯姬

生悝

苦回反

孔

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伯姬

太子在

戚孔姬使之焉

使良夫請太子

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

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良夫為太子請

閏月

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

太子

良夫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

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

與瑕從之迫孔悝於厠強盟之劫悝欲遂劫以登臺

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子路召獲衛大夫駕乘

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

出衛大夫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

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食孔子子羔遂出子路

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

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

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

言已必繼孔悝為難攻太

子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

石乞孟賈敵子路

黨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

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悝立莊公

蒯聵

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

故政輒之臣

先謂

司徒購成曰寡君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

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莊公謚法勝敵
克亂曰莊

名蒯賸靈公太子出公父定十四年出奔
哀二年靈公卒衛立出公十五年莊公因

孔悝入立明年改元至十七年晉

出之立般師莊公被弑在位二年
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

哀公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不果而奔衛侯

使馮武子告于周曰蒯賸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

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

封焉使下臣盱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盱以嘉命

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

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六月衛侯飲孔悝

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財賄醉而送之夜半而

遣之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載其母而俱去及西

門使貳車反柝音石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子伯季子初為孔

氏臣新登于公外為大夫請追之遇載柝者殺而乘其車許

公為返柝孔悝怪載柝者不來使公為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

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子伯不仁所以

死或以其車從得柝於橐申孔悝出奔宋 衛侯占夢

嬖人

以能占
夢見愛

求酒於太叔僖子遺

太叔

不得與卜人比而

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

託占卜
夢而言

乃逐太

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

器若之何

國之寶器
輒皆將去

良夫代執火者而言

將密謀
屏左右

曰疾

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

召

輒若不材器

可得也

輒若不材可廢
其身因得其器

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殲從

已劫公而強盟之

盟求必
立已

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

死

盟在十
五年

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

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

以良夫應為令名

良夫乘衷甸兩牡

車卿

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劔而食

食而熱故偏袒不敬

太子使牽以

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罪紫衣袒裘帶劔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

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

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椽之

椽訖

父欲速得其處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

書之子

陳瓘救衛

詳見晉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

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

良夫言已以小成大若瓜之生謂使衛侯得國

余為

渾良夫叫天無辜

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

公親

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

言衛侯無

道卜人不敢以實懼難而逃

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躡尾

躡赤也魚勞則尾赤

衡流而方羊裔焉

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也

大國滅之將亡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此晉繇辭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

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

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 十一月衛

侯自鄆入般師出

辟蒯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

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

削壞邑聚

公使匠久

久不

休息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

闔門而請弗許踰于此方而隊折股

終如卜言乃自後踰

戎州人

攻之太子疾公子青

疾弟

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

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

呂姜鬣

莊公夫人鬣大計切

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

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

般師而立之 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靈公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齊邑

公子起

靈公子哀十七年齊執般師以歸而立之明年改元石圃逐之奔齊出公自齊復歸

在位一年

哀公傳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齊所立故

衛侯

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太叔遺

皆蒯瞶所逐

出公後

前在位十三年在外三年復入七年奔宋
前後共在位二十年哀二十六年卒于越

哀公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輒出奔宋衛侯為

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譏而登席

古者

見君解韃

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

許角切嘔

吐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

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

子南之子公孫彌牟

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

人納公文懿子

公文要

之車于池

初衛人剪夏丁氏

一十

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

為夫人其弟期

夏戊子

太叔疾之從孫甥也

姊妹之孫

少畜於

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

盟拳彌

優狡俳優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

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職登席者

公孫彌牟

喪邑者

公文要

失車者

司寇亥

奪政者

司徒期

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

于公宮

近信之故得入

而自太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

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

何所不逞欲蒯瞶亂不速奔為戎

且君嘗在外矣豈必

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

近晉

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

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

彌曰齊

晉爭我不可將適冷

近魯邑

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

近宋

邑以鈞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

自我始乃載寶以歸

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同載寶歸衛

公

為支離之卒

陳名

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

知揮為

見子之

公孫彌

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內間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

若

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

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

里公所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

茂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

於民乃睦於子矣

民睦

師侵外州大獲

越納軌之師

出禦之大

敗

衛師

掘褚師定子

褚師比父

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

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

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

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

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

守陴而納公開重門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

公蒯賸庶弟公子黜也起庶反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

為此司徒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勅宮女令苦困期姊司

徒期聘於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王命取之

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遂卒于越

終言

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

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公孫於陳

傳二十八年衛成奔楚適陳

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

而君入

傳二十八年

獻公孫於齊

襄十四年

子鮮子展為夷儀之

盟而君入

襄二十六年

今君再在孫矣

十五年辟蒯賾孫魯今又孫宋

內不

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

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烈文

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

何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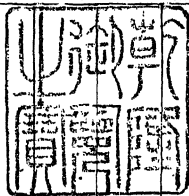
右衛始終春秋凡十七公書卒者九不書卒者
三有故者二莊公公子起出公卒後春秋經終
出公既出蒯賾庶弟公子黜立是為悼公立二
年左氏之傳終矣悼公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
五年而秦滅之

論曰王道之行起於人倫之適其正也故先王謹之為
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自意誠心

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王道之原舉積諸此周衰
王道微人倫斃孔子傷焉以為不可不正之也而春秋
作二百四十二年一有戾乎綱常者斯見正於春秋茲
其為撥亂世反諸正之義歟衛宣公專欲興禍是使急
子壽子爭相為死及卒而立朔朔立四年左右公子逐
之朔出奔齊而立黔牟又八年而齊襄納朔放黔牟而
衛始定衛國之亂凡十有五年稽其禍宣公為之也至
於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而禰其祖逮莊公

謀入父子相攻人道之絕甚矣昔者子路問於孔子曰
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又冉
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故蒯瞶復國而書納見其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而正
其世子之名書之所以篤君臣父子之大經也不然貪

國叛道之人接踵于後世矣



春秋分記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程氏春秋分記卷六十八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楨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蔡世本

姬姓侯爵其先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殷封於蔡蔡叔以罪放蔡仲繼焉自蔡仲至戴侯九世國在今蔡州上蔡縣其後平侯自上蔡遷新蔡在今新蔡縣成公自新蔡遷州來在今壽春府下蔡縣

宣公

桓侯

哀侯

繆侯

莊公

文公

景公

靈侯

平公

蔡侯朱

悼侯

昭公

成侯

宣公

諡法善問
周達曰宣

名考父戴侯子即位二十八年魯
隱元年至八年卒在位三十五年

隱公經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經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秋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桓侯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封人宣公子隱八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桓十七年卒在位二十年

桓公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二年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

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經十有一年秋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經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並詳見鄭

經十有七年夏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

自陳歸于蔡

蔡侯弟

癸巳葬蔡桓侯

傳十七年夏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 秋蔡季自

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公說曰凡歸入在諸侯則先所自在京師則先所歸先所自者自彼有奉而后歸于此也先所歸者天王已命我矣不待奉而自可歸也

哀侯

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名獻舞桓侯弟桓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十年楚執之在位十一年經傳不載卒年通鑑外紀亦闕不書

莊公經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傳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經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傳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

譽也

息媯以語楚子楚子滅

息以息媯歸未言

息媯未言

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

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以欲

悅息
媽 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

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繆侯

謚法蔽仁
傷賢曰繆

名盼哀侯子經傳不載所立年通鑑外紀
以為魯莊二十年改元至僖十四年卒在

位二十
九年

僖公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詳見

楚齊

傳六年冬蔡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詳見

許

經十有四年冬蔡侯盱卒無傳

莊公

謚法克敵勝壯曰莊

名甲午繆侯子僖十四年嗣立明年改元經傳不載卒年史記通鑑載文公十五年卒在位三十四年

僖公經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經二十八年夏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傳三十三年冬楚子上侵陳蔡陳蔡成晉陽處父侵蔡

楚子上救之

詳見楚

文公經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經十有五年夏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傳十五年新城之盟

在十四年

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

軍伐蔡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文公

謚法慈惠接禮曰文

名申莊公子文十五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宣十七年卒在位二十年

宣公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蔡文

公無傳

景公

謚法由義而濟曰景

名周文公子宣十七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襄三十年遇弒在位四十九年

成公傳二年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王卒盡行蔡景

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冬十一月盟於蜀蔡侯許男不

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

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

于位民之攸暨其是之謂矣

乘楚王車為左右有相臣僕之意此春秋所以不書

而左氏謂之失位也

傳六年冬晉師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晉乃還

傳八年春晉欒書侵蔡

六年未得志故並詳見晉

襄公經八年夏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詳見鄭

經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傳二十年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

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

踐土之盟

莊侯盟在二十八年

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

而卒

宣十七年

楚人使蔡無常微發無常

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

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言不與民同欲也

傳二十八年夏蔡侯朝于晉

秋八月蔡侯歸自晉入

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禾古

切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

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情傲以
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
父通太子般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經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冬十月葬蔡

景公無傳

傳三十年夏四月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

弑景侯

靈侯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般景公子襄三十年弑其君景自立明年改元至昭十一年楚子誘殺之在位十

年二

昭公經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

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冬十

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

殺以祭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景公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

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

韋

襄三十年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復在豕韋

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

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公十

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

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

音憾

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

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
醉而執之 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

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靈侯太子
廬之父

平公

謚法內外
賓服曰平

名廬靈侯孫隱太子子昭十三年楚平王
求而立之復蔡國至二十年卒在位八年

昭公經十有三年秋蔡侯廬歸于蔡

冬十月葬蔡靈

公蔡復而後以
君禮葬之

傳十三年秋楚平王棄疾即位封蔡而復之隱太子之子

歸于蔡禮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經十有五年夏蔡朝吳出奔鄭

傳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謂其上

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

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

怒無極曰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以鳥喻也

言吳在蔡必能使蔡
連強而背楚詳見楚

胡安國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
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
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
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
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
不聰明讒人為亂可不畏乎

經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無傳

蔡侯朱

名朱平公子昭二十年嗣立明年改元蔡人出之在位一年

昭公經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二十一年春三月葬蔡平公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為蔡侯朱出奔傳

冬十一月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

隱太子子平侯廬弟

而謂蔡

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

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詳見楚

悼侯

謚法恐懼徒處曰悼

名東國靈侯孫隱太子子昭二十一年蔡人出朱而立之明年改元至二十三年卒

在位

二年

昭公經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無傳秋七

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

公說曰朱平公之子也東國平公之弟也先書朱出奔楚而後書東國卒于楚則二子必爭國朱不勝而奔楚爾不書二君之歸入後世不可詳其亦未詐於楚楚拘東國歟不然安得卒於楚也

昭公

謚法容儀恭美曰昭

名申悼侯弟昭二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哀四年盜弑之在位二十八年案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知孰誤

定公傳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

襄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令尹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

楚

詳見楚

經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傳四年春三月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二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詳見楚經五年夏歸粟于蔡

傳五年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蔡為楚所國飢乏故魯歸之粟

哀公經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廣一丈高一

大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

子西計壘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

辨各別系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

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

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叛楚就吳

經二年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馮

傳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帥師畢入衆知之蔡

侯告大夫殺公子馮以說哭而遷墓

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冬蔡遷

于州來

經三年秋七月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無傳

經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皆弒君黨

冬十有二月葬蔡

昭公

無傳亂是以緩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

音懲楚言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

進

翩以矢自守其門

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

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

孫姓公孫盱

即霍

成侯

議法安民
立政曰成

名朔昭公子哀四年嗣立明年改元十年
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至哀二十三年卒

在位十
九年

右蔡始終春秋凡十三公書卒者六不書卒者
二有故者四成侯卒後春秋經終成侯子聲侯
立之四年左氏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
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之

論曰荆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

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而蔡鄭邇焉桓侯莊公
懼而謀之首為鄧之會鄭之從違世或不常若蔡則一
傳而哀侯啟釁于息以致楚師及辛之敗楚執以歸自
是遂折而從楚桓公召陵伐楚之師先侵蔡以形之異
時莊公雖從文公踐土之盟而旋就楚求成焉迫近夷
俗不能自植甘為之服役迄于般致誘殺之禍世子友
蒙歸用之虐終春秋世從楚而受楚禍聖人益傷之也
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仁義循天理崇信義以自守其

國家荆楚雖大何畏焉及春秋之季昭侯以裘佩之故
為楚執辱請討于晉召陵之會政在大夫以貨而辭有
愧伯討之義而柏舉之戰遂移於吳則蔡固失矣而中
國之伯主茲重可責也故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
夏盛衰之由可考矣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而知
安中夏討四夷之道矣

春秋分記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七

宋 程公說 撰

陳世本

媯姓侯爵其先出自帝舜堯妻舜女居媯汭因為
姓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閔父為周武王陶
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嫁其子滿而封
諸陳使奉祀虞帝滿謚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
世國在今淮寧府宛丘縣

桓公

厲公

莊公

宣公

穆公

共公

靈公

成公

哀公

惠公

懷公

湣公

桓公

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名鮑文公之長子即位二十三年魯
隱元年桓五年卒在位三十八年

隱公經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傳見宋衛

傳六年夏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

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

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

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

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通其猶

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信如字又音申

傳七年冬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

鄭伯盟敵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

洩息列切鄭

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呂祖謙曰觀五父前日親仁善鄰之諫所見甚善

一年間如鄭涖盟則敵如忘其初本有善心豈非

師傅不善故放蕩其心耶墓門之詩亦可見矣

桓公經二年春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傳見宋

經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甲戌正月二十日巳丑此年二月六

日夏葬陳桓公無傳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見鄭

傳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
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
故再赴

趙匡辨疑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遣使人赴
告假如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取其實日何乃總裁
之乎傳云公疾而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
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

之耳左氏不達此意遂妄云再赴也

厲公

謚法殺戮不辜曰厲

名躍桓公子桓六年蔡人殺陳佗立之改元至十二年卒在位七年

桓公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經十有二年秋八月壬辰陳侯躍卒無傳

莊公

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名林桓公子厲公弟桓十二年嗣立明年改元至莊元年卒在位七年

莊公經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無傳

宣公

諡法善問
周達曰宣

名杵臼莊公少弟莊元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僖十二年卒在位四十五年

莊公經二年春正二月葬陳莊公

無傳

經二十有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

傳稱太子
以實言

陳公子

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使
為工正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

子得政

詳見齊

經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陳卿來聘 冬公子友如

陳

報女叔之聘

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經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傳二十七年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桓服齊

秋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僖公經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

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

許人曹人侵陳

傳四年夏次于召陵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齊侯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冬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經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穆公

謚法布德
執義曰穆

名欵宣公子僖十二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二十八年卒在位十六年

僖公經十有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無傳

經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傳十九年冬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

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

宋襄暴虐
故思齊桓

經二十有三年秋楚人伐陳

傳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

詳見楚

經二十有八年夏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六月陳侯款卒

無傳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

秦人于温

共公

謚法敬長
事上曰共

名朔穆公子僖二十八年嗣立明年
改元至文十三年卒在位十八年

文公傳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經見
內魯

傳九年齊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 秋楚公子

朱自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茂陳懼乃及楚平

傳十年秋七月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

經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無傳

靈公

謹法亂而不損曰靈

名平國共公子文十三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宣十年遇弒十一年楚王帥諸侯伐陳誅微舒因縣陳申叔時為言乃立太子午在位十五年

宣公經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元年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

秋楚子侵陳晉趙盾帥師救陳

傳五年冬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

經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經八年冬楚師伐陳

傳八年冬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經九年秋九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冬陳殺其大夫洩

治

傳九年夏會于扈討不睦也

陳謀齊

陳侯不會荀林父以

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陳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通於夏姬

陳大夫御叔妻

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

衷懷也相服近

身

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相服

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

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

乎

陳師道曰傳引詩而罪治非聖人之言左氏之瞽
言也孔子稱三仁則曰比干諫而死答曾參則曰
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如洩治可謂爭而合義
蹈忠履仁得其死者也孔子其罪之耶春秋大夫
殺而累上者皆以國殺為文嗚呼忠於君義於國
蹈道而死者孔子猶非之烏得為孔子哉曰然則
孔氏云治居淫亂之邦不能去而諫是取死之道
何也曰不合春秋者之言也春秋時亂臣賊子疊

跡而出有忠君死義者聖人貴之錄之不暇又書而罪之耶靈無道而治不去之何也曰士之未仕如是焉可也已仕而亂去不以義不可也治位為大夫諫未及三雖曰取死義不可得而去也

經十年夏五月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傳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

殺之

射食亦切

二子奔楚

成公 謚法安民
立政曰成

名午靈公太子宣十一年嗣立
改元至襄四年卒在位三十年

宣公經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冬十
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

傳十一年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冬楚子為陳夏

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徵舒祖
子夏名遂入

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曰夏

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王曰善哉乃復封陳鄉取一人以
歸謂之夏州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
有禮也詳見楚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然後得葬

冬十有二

月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傳見宋衛

襄公經三年夏六月己未同盟于雞澤

詳見晉

陳侯使袁

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三年夏盟于雞澤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

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秋

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

故也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秋七月葬陳成公

無傳

冬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

前年何忌之師

韓獻子患

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

易之難哉

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

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

聞喪乃止

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

不聽楚命

臧武仲聞之曰陳

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

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冬楚人使頓間

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哀公

謚法共仁短折曰哀

名溺成公子襄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魯昭八年公病其弟司徒招殺悼太子偃師

立公子留為太子哀公憂
惠自縊在位三十五年

襄公經五年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傳五年秋九月丙子盟于戚命戍陳也楚子囊為令尹

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公子囊必改

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

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

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棗以救之

經七年冬十月楚公子囊帥師圍陳十有二月會于鄆

陳侯逃歸

傳七年冬十月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陳人

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

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

若不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陳侯逃歸

經十有七年春宋人伐陳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卑宋而不設備

經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傳二十年秋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四與

蔡司馬同謀

此年蔡公子雙欲以蔡之晉

楚人以為討

責

公子黃出

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經二十有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二十三年春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
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 夏屈建從陳侯圍陳
陳人城城以距君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
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
書曰惟命不予常

經二十有四年冬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二十四年冬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經二十五年夏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冬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在前年

當陳隧者井堙

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產子展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

曰載余曰將巡城

不欲載公以巡城辭

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

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

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

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音問喪服也擁抱社主

使其衆男

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拔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冬十月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傳二十八年夏陳侯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詳見晉

十二月

為宋之盟故陳侯如楚

詳見楚

傳三十年夏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

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昭公經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

丑陳侯溺卒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

奔鄭 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古木切

冬十月壬午

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魚無傳葬陳哀公

傳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

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

招過哀公弟

哀公有廢

甫肺切

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

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夏志

自殺 辛丑 三日

日 辛亥 誤

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

于楚楚人執而殺之

殺干徵師

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

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秋八月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

而殺之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

孫吳悼太子子

惠公宋戴惡會之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壬午十月十八日

輿嬖

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欲以非禮厚葬哀公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

又請私

私盡君臣恩

私於幄加絰於顛而逃

不欲臣楚

使穿封戍

為陳公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

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

之

顛頊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水滅

今在折木之津猶將復由

箕斗之間有天

漢故謂之折木之津

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

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

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

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惠公

謚法柔質
慈民曰惠

名吳悼太子偃師子昭八年公子招殺偃師吳奔晉十三年楚平王求而立之改元至定四年卒在位一十四年

昭公經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夏四月陳災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音配也而楚所

相也

楚之先祝融為火正

今火出而火陳

火心星

逐楚而建陳也

水得妃陳
興楚衰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

五行各相妃
得五而成

歲五及鶉

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是歲

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
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九五及鶉火五十二年

經十有三年秋陳侯吳歸于陳

傳十三年秋楚平王

棄疾

即位封陳而復之悼太子之子

吳歸于陳禮也

經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衝陳鄭災

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

心星

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

大甚宋衛陳鄭皆火陳不救火君子是以知陳之先亡

也詳見鄭

經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

于雞父獲陳夏齧

傳見吳

定公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夏六月葬陳

惠公無傳

懷公

謹法慈仁短折曰懷

名柳惠公子定四年嗣立明年改元至八年卒在位四年

定公經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九月葬陳懷公無傳

三月而

葬速

湣公

謚法禍亂方作曰湣

名越懷公子定八年嗣立明年改元二十一年哀之十四年獲麟經終哀十七年楚

滅陳殺之在位二十四年

哀公傳元年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

從黨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逢滑當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公而進

當公不左不右

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

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

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

楚為吳所勝

對

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

侵陳修舊怨也

經六年春吳伐陳

傳六年春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昭十年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經九年夏楚人伐陳

傳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經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傳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經十有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

傳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

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

鐘鼎之屬

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

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股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

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懼言不從先見逐

經十有三年夏楚子申帥師伐陳冬十有一月盜殺陳

夏區夫

無傳

傳十五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

子弔焉

弔為楚所伐

及良地而卒將以尸入

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

棺造於朝

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弔尹蓋對

陳大夫曰先

民有言無穢虐士

死者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

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吳人內之

詳見禮樂書

傳十七年楚白公之亂

在前年

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

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高

葉公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為恨

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王卜之武城尹吉

子西子公孫朝使

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

朝帥師滅陳

終鄭裨竈言五及鷓火陳卒亡

右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書卒者十有故者一

湣公後春秋經終之三歲當哀十七年而楚滅之

嗚呼舜之德其可謂至也矣安萬民肇十有二州雖動植無不被其澤者禪位于夏其子封於虞武王克殷復求其後得媯滿封之陳以奉虞祀楚既滅陳而田恒得政於齊卒為建國蓋自舜之後血食者歷三代春秋戰

國百世弗絕
苗裔蕃滋
有土者綿綿
然傳曰盛德必百
世祀信哉

春秋分記卷六十七